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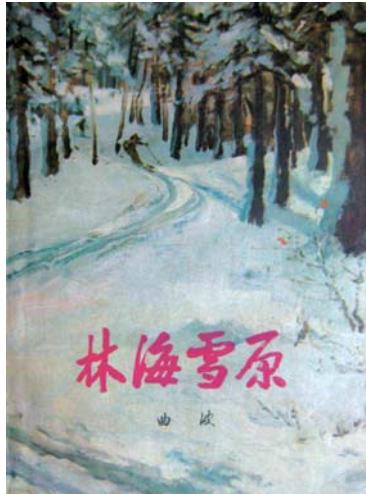


【文化杂谈】

我与《林海雪原》

□林少华

《林海雪原》这部长篇小说，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分外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人物各具面目，呼之欲出：英俊潇洒的少剑波，智勇双全的杨子荣，美丽活泼的小白茹……



中国当代小说中，《林海雪原》大概最有知名度。同名电影，同名电视剧，同名样板戏，同名广播说书。即使手机方寸之间，也可随时一睹为快。和我当年的情形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在乡下老家上小学五年级那年夏天，一次乘半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三十里外的县城姑姑家。老实说，同姑姑家相比，更吸引我的是县城的新华书店。在我眼里，县城就是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就是县城，其他诸如商店、饭店、小卖店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如果去县城时不巧新华书店关门休息，我的心情就像考试时考了个大鸭蛋，或者放学饿着肚子回来时母亲不在家，心里冷冰冰空落落的，在书店前马路上久久走来走去，期待店门忽然嘎吱一声大敞四开，木板套窗忽然被一块块撤去……

那次我如愿以偿走进门去，像往常那样隔着玻璃柜台往里看，看售货员身后书架上的一排排书。《林海雪原》！我马上指着《林海雪原》，请售货员阿姨取下给我。定价0.9元。一掏衣袋：三张“一角”纸钞，两枚“伍分”硬币。四角！我不甘心，上上下下浑身搜刮一遍，结果一无所获。往下只有两个选项。一是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那样拔出一根汗毛吹一口气叫一声“变”，变出五毛钱来；二是扔下四毛钱抱起书转身就跑，胖阿姨肯定追不上。何况偷书不算贼。但我心里当然清楚，前者纯属妄想，后者亦不可取。如此迟疑焦虑之间，旁边的姑姑掏出“伍角”纸钞给了我。何等惊心动魄英明伟大的“伍角”啊！让我绝处逢生。许多年后我给了姑姑五千元钱。姑姑惊问其故，我说你还记得《林海雪原》那五毛钱吗？那五毛钱可比这五千元值钱多了！是的，0.50元>5000元，毫无疑问！

不消说，《林海雪原》这部长篇小说，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分外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人物各具面目，呼之欲出：英俊潇洒的少剑波，智勇双全的杨子荣，美丽活泼的小白茹。反面人物也写得令人过目难忘，许大马棒、座山雕、蝴蝶迷……

不过，吸引当时的我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故事舞台在东北，写的是我所熟悉的东北冬天森林里发生的故事。中国当代小说名

著，除了《林海雪原》和后来知道的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时还想不起其他以东北为舞台的。也是因为要写作文的关系，关于冰天雪地的描写尤其让我这个闯关东的后代别有心会。喏，你看第十章“雪地追踪”的开头：“腊月严冬，云层密布，狂风卷着雪头，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粉，不知它是揭竿而起，还是倾天而降，整个世界混沌沌沌皑皑茫茫，大地和太空被雪混成了一体。”我把这一小段默诵几遍，抄写下来，写相关题目作文的时候，赶紧把它悄悄找出来反复揣摩体味，再结合自身的处境、日常的观察和感受用在了作文里面。老实说，一开始是多少有些“做贼心虚”的，生怕老师发觉，批评自己的“偷书”行为。所幸老师非但没批评，反而给了高分。这让我庆幸之余，胆子越来越大。不过有一点请别误会，我可不是完全照抄，而是改头换面加以变通，自己写的、书上抄的“混成了一体”，或者说学以致用、活学活用也说得过去。

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实在想不出怎么写的时候，就索性不再想了，不再自己搜肠刮肚，转而搜刮别人的肠肚——翻看读书笔记或别人写的文章。对了，当时我有个剪报集。父亲那时在公社当团委书记，时常把过期的《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拿回家来，我时不时随手翻阅，把自己觉得好的小文章剪下来粘在父亲用过的工作日记或大些的本子里。写作文之前，尤其卡壳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看上一两篇。正所谓开卷有益，每次翻看都几乎没让我失望过。即使内容几乎毫不相关的文章也会给我以某种神奇的启示，让我产生灵感。就好比打火机“啪”一声点燃炉灶里干冒烟不起火的柴火，眼前忽一下子蹿起火苗。

说回《林海雪原》。说起来不好意思，让我特感兴趣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小白茹和少剑波之间朦朦胧胧藏藏闪闪的相恋之情。例如第二十三章“少剑波雪乡抒怀”，白茹偷看少剑波日记那部分真叫好玩儿。

她是雪原的白衣士，她是军中的一朵花。她是山峦丛中的一只和平鸟，她是林海茫茫的一个“小美女”（我也这样称呼

她）。

漫天风雪寻常事，
破荒闻阵荣春华。
轻笔淡描小丫谱，
雪乡我心……
……
……

“这些该死的删节号！”白茹看到这里，全身上下，从头顶到脚跟，和她的心一样，热得连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突然听到剑波的脚步声，她急忙阖好了日记本，刚一回身剑波已跨进门来。

作为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五年级男生，当然不太清楚男女生到底会发生什么名堂，但好奇心多多少少总还是有了的，加之语言足够生动，情节足够精彩，恨不得马上看个究竟，母亲喊吃饭都觉得让人心烦。

不仅如此，关于小白茹和蝴蝶迷的长相描写，也简直可以作为作文比喻修辞的典型例句。先看白茹：“她很漂亮，脸腮绯红，像月季花瓣。一对深深的酒窝随着那从不歇止的笑容闪闪跳动。一对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说话似的闪着快乐的光芒。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垂在耳旁。前额和鬓角上飘浮着毛茸茸的短发，活像随风浮动的芙蓉花。”再瞧蝴蝶迷：“她的脸像一穗带毛的干包米，又长又瘦又黄”。紧接着再次强调：“脸长得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以及后面的“一笑满脸是牙”等等，觉得简直好玩极了、妙极了。虽然作为修辞同是比喻，但和小白茹恰成鲜明的对比，甚至让我不由得心想，以后找对象万万不能找蝴蝶迷那样的，要就找小白茹、找小白鸽。

对了，关于比喻，去年去世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有个说法：“比喻是天才的一块试金石。（看）这个作家是不是天才，就是要看他如何用比喻。”不妨说，正是上面那样一个“像”接一个“像”的比喻手法，使得小白茹和蝴蝶迷作为美丑正负两个形象显得那般栩栩如生。即使几十年过后的现在都仿佛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促使我有了较为明确的修辞自觉，自觉地把比喻等修辞手法用在作文和日后的写作当中、翻译当中、演讲当中。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在漫长缤纷的赏花记忆里，梨花给予我的印象最为持久和鲜活。有人会说：不就是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梨花吗？怎么会呢？这就要说到三十九年前，说到仲官的梨花谷了。

三十九年前的那个夏末，作为大军区炮兵政治部的一名文化干事，我奉命来到仲官的山窝窝里。一个秋天和冬天过去了，忽然一天，我发现营区外的果园里奇迹般笼上了一层白色。那白色有如铺雪堆银，把几棵原本灰黑似铁的果树打扮得花枝招展。与铺雪堆银和花枝招展相对应的是扑鼻而来，透心入髓的清香。我一个激灵，这才意识到春天来了，果园里的梨花盛开了。

盛开的自然不只我面前的这几棵梨树，而是整片果园，从道路两旁一直延伸到河道两岸、山脚下上的许许多多果园。放眼四望，远近一色，俨然一片阔大的冬日的雪原。自然，那扑鼻而来，透心入髓的花香也不是丝丝缕缕、时断时续，而是弥漫漫地、波涛相接，把整片山谷乃至军营都囊括其中了。

那一刻我觉出了震惊，一种充盈着巨大喜悦的震惊。回到办公室，大半个上午依然无法平静。课间休息时我便溜出营区，走进东门外的一片梨园。那里成百上千株老树撑起了一片粉白的天空，脚下花影斑驳，身边花团锦簇，头顶蜂群营营，太阳在花影和花香的缝隙里徜徉……置身树下，我如同走进了一座远离尘世的天国。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仲官的梨花就算是种到我心里了。

两年后我离开军营，开始了新的生活，仲官和梨花在我面前消失了。可当那年春天，妻子提出要带女儿外出踏青时，我第一个想起的还是仲官。

坐的是城郊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将近一个小时到达仲官后，我们爬上了公路南侧的一座小山。

小山其实是群峰中的一处高地，置身于高地之上，仲官镇和大半个河谷尽收眼底。那其中最耀眼也最动人的自然还是梨花。山路上的梨花，山坡上的梨花，河谷里的梨花，跟随公路一直向远方延伸而去的梨花，此起彼伏、交相辉映的梨花。远的似云、似湖，近的似仙、似妖——在中国古代汉语里，“妖”和“妖孽”“妖怪”并不是同一个涵义；“妖”，是“妩媚”到极致的一种状态，而“妩媚”从来都不是贬义词。

“梨花谷！”我脱口而出。

“哎呀，这个名字可太好听啦！梨花谷！梨花谷！”五岁的女儿鼓起掌来了。

那时，每到春天，仲官镇都要举办梨花节。后来梨花节停办了，再后来我与仲官不期然有了一段新的缘分。每逢春天，寻找梨花便成了我的一件心事。

第一次去的是军营。原本环绕军营的那一片梨园，已被居民楼、别墅区所取代。河道两旁还有不少果园，果园里盛开着桃花。梨花自

然也有，这儿一团那儿一簇，完全没有了记忆中的鲜活与荣华。

第二次我寻找的就是原了。有人告诉我，梨花谷的形成和衰落是一种历史现象：原先这里种植的泰山小白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由于产量低、价格上不去，越来越无法满足农民发家致富的心愿，“砍梨换桃”也就成了一股风潮。这股风潮的结果，就是当年的梨花谷已经变成了一个以桃花为主的百花谷。

我对桃花没有成见，对“百花谷”自然也乐观其盛，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那么大的一个梨花谷，延续了那么多年的梨花谷果真就这样消失了？这一次我找到仲官办事处的两位同志。两人听过我的问题，说一声“咱还是到山里看看吧”，便把汽车向山谷深处开去。

第一个去的是稻池大南峪。村干部介绍说，退回二十年大南峪是泰山小白梨的一统天下，现在是桃多梨少，梨的品种也换成了新疆库尔勒小香梨。

之后去的是神仙峪。神仙峪又称八里峪，峪内层层叠叠全是果园，也是当年梨花节的展示区域。如今峪内姹紫嫣红，唯独少了梨花。然而站在神仙峪的高处，我忽然发现山谷下方的河道那边，出现了一片笼罩着棉絮一般云朵的湖泊。我眼前一亮，问两位陪同的年轻人：“你们看！那是哪儿？”

两个年轻人打量了打量说：“西路，那是西路村的西路。”

汽车出了神仙峪，不过几分钟，那片笼罩着棉絮一般云朵的湖泊便出现在面前了。村支书介绍，这里原先有一百多亩泰山小白梨，是当年泰山小白梨出口东南亚的重要基地。

“小白梨现在还有吗？”我问。

“早就没有了，淘汰十几年了。”

“都是库尔勒小香梨？”

“那倒不是。”村支书说：“红茄、一面红、三季、葫芦把、枣蜜丝……好品种多啦！”

“经济效益呢？”

“那没的说，多的能卖到七八块，少的也三四块，有几家一年挣到十多万。”

“吁——”我长舒了一口气。一种广受大众欢迎的水果，在商品经济中是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的。

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我走进不远处的一片梨园，来到园中几棵老梨树下。老梨树蟠枝龙貌，用粗壮高挺的手臂，撑起了一方粉色的天空。地下花影斑驳，身边花团锦簇，头顶蜂群营营，太阳在花影和花香的缝隙里徜徉……时隔三十几年，我终于又一次感受了梨花谷的魅力。

梨花是大自然的赐予，梨花谷却是人和大自然共同的创造。只要人在，大自然在，说不定哪一天，仲官的梨花谷还会大放异彩的。我相信，你呢？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风过留痕

梨花谷，梨花谷

□刘玉民

□出 品：副刊编辑中心

□本版编辑：孔昕

□设

□美

计：壹纸工作室

编：马晓迪